

當年佳作

小思：真名盧瑞鑾，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師，課餘專事研究五十年代以前香港的文化活動。近著有《香港文縱》。

# 從那年說起……

小思

這裏，兩篇侶倫先生的作品，從沒收過入集子裏。

一九二九年，那是一個遙遠的年代，魯迅雖然早在兩年前到過香港來，可是，香港的新文藝生命，還在朦朧籠朧中，魯迅的聲音，其實沒有吵醒了多少人。太史們依舊講他們的經史，報紙副刊多是塘西風月、奇俠掌故。就有一羣人——小小的一羣年輕人，嘗試寫出屬於這個城市的新文學，侶倫就是其中一個。《爐邊》，內容有點像發生在上海亭子間的窮作家故事，侶倫先生說：「哦！那個時候，我真的滿肚子委屈，有感而發，太不成熟了。」今天看來，也許我們是苛求些，但一九二九年，香港新文學，有過些什麼呢？《爐邊》，是一行淡淡的、幾乎給歲月淹沒了的先行者足跡。不穩的步伐，正好顯示路途果然不好走。

侶倫先生詩作極少，一九三六年的《訊病》是他

慣寫的爱情小說的變奏，沒有太多感傷，卻泛着天真的深情。

作家多悔其少作，為怕破滅已臻成熟的形象，我會深思該不該重刊這兩篇作品，刊出了後果會怎樣。後來，聽到侶倫先生一個親近的友人說，最近一年，侶倫先生已準備整理舊作出版，大概也想做一點總結回顧，那我才放了心。

六十年，悠長悠長，壞的作品，好的作品，已經寫出來，總該有人讀過，總該有人評論，總該有人記起。優劣，就讓識者來評好了。

香港文壇，暮春三月，雜花生樹，研究者也蹄塵滾滾，追逐不休，我卻隱隱見到：斯人憔悴。寂寞，侶倫先生大概也不計較身後名。香港文學，該從那年說起？

一九八八年四月十日晚上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有印  
所翻  
版不

有印  
所翻  
版不

有印  
所翻  
版不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 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